

· 踱入21世紀行吟的澳門詩人 ·

凌谷*：發掘自由的無限空間



我心目中的現代詩

一百個人心目中就有一百個關於詩的概念。

而在我心目中，詩跟所有藝術形式一樣，其實祇是一種外殼。各種詩歌像瓶子一樣，儀態萬千，形狀各異，大小不一，其造型外表所表現的是其工匠的技藝和品味。人們一般是以瓶子的形狀來為詩分門別類，但往往因此而忽略了內容物。瓶子裡可以裝着白開水，可以裝着百年佳釀，也可以是化學沖劑……有人甚至往裡面放污水，而人們就把所有這些“瓶子”稱之為詩。

我在強調內容物的同時，並沒有否定瓶子的

重要性。實際上，真正的藝術應該是形式與靈魂的完美結合。

但在現代藝術當中，形式與靈魂間的關係，卻產生了深刻的變化。在現代詩中，傳統音韻格式與字意的分離，為意境的開拓帶來無限的空間，卻也帶來無限的迷惘。

許多人以為現代詩從此拋棄了韻律。其實，這是一種莫大的誤解。就像生命離不開水一樣，詩是永遠離不開韻律的，祇是韻律在現代詩中變得更為率性和隱蔽。過去文人填詞，是一種很典型的詩歌創作例子。文人會選一個詞牌，然後根據自己的思想感情把在該詞牌裡合乎平仄或押韻的字詞放進適當位置，填出來就會得到該詞牌的一種聲韻效果。而在現代詩，沒有詞牌曲譜可供參考，聲韻會隨着個人情感和用字習慣產生變化。這種潛在的音韻不是通過邏輯分析或查閱韻書得來的，而是依賴詩人本身的直覺而產生的。換句話說，過去寫詩有點像根據曲子填詞，而現代詩則有點像同時譜曲和填詞。“曲”和“詞”在現代詩的寫作過程中是高度互動的。

這種音韻和意象的高度自由與融和，正是現代詩最大的魔力所在。

許多人表示自己不懂欣賞現代詩，這也許可以成為分辨現代詩的一種尺度。

中文的現代詩出現至今不過幾十年，在詩史裡祇算很短的時間，產生的優秀作品其實還很少。自由的無限空間，還有待一代代詩人的發掘。

*凌谷，1976年出生於廣東三水，1988年移居澳門；1996-2000年就讀於四川大學，其間建立如一詩社，出版合集《如意》；2007年出版個人詩集《新悅集》；曾任中、小學教師，後於澳門日報社當翻譯、記者和編輯，現供職於澳門藝術博物館。

喜 悅

天
並不空
醉行千年
扶着風
醒於淙淙落日前的一朵蓮
以花香
夢入渴望月光的我
打開一層層綿密的呼吸
重新感覺
無限時的
難禁

空

宇
宙
無
邊
而
以
孤獨為限

果

花開了
有了天堂
花謝了
是涅槃

靜

讓天空在身上軋過
歲月在思想裡回歸
心中的星月
一扇扇打開
如情人的窗戶
聽到和聽不到的
都綻作桂花
花心坐着美麗的靈魂
是夢中碰到的
自己

茶 叙

——大哥來蓉公幹，
相叙於茶館。

說過祖母的顯靈
以及祖父的咳嗽
茶已淡了
茶棚外
四川的春雨
卻仍濃濃的泡着那巷鄉愁
泡着略帶鄉音的腳步
於是說起那年清明的泥濘
那尾從水漲的池塘躍到路上的
鯉魚
猛省自己已是素食者
又說起姑丈的寬坦坦的赤腳
以及他那柄漂亮的鋤頭
鋤頭掘起的圓圓的土塊
土塊新飾的好看的祖墳
你說茶
已死了
我想生命也是茶杯裡的事
冷淡而淒然
記起那冷冷的小河
小河流經的童年
眼中不覺有了淚水

等

生命是
一個被我知曉的秘密
當我失去了語言的能力
當我成為了秘密的秘密
當我以忘卻的方式
再次等你
等你
在一條你的笑未曾爛漫的小徑
塵世的盡頭
等你
在有着丁香的花園的這一刻
時間的終點
等你的花

被風吹落
等我的葉
被你的名字吹散
等我的樹幹
被你的笑靨燒作
可以分解的黑暗
表象的世界
和語言的灰燼
會在春天
這場寧靜的旋風中
失去方向
在你離開的時間
在我等你的
地方

疲 倦

血液的航程上
顛簸的靈魂
愛情是閉眼凝想的
彼岸
一張張的臉
一個個浮動的孤島
總有下一程的離愁
總想到達一個
未敢到達的地方
在那裡
沒有教會沒有牧師
音樂是唯一的真理
光芒是唯一的道路
相愛
像兩面對立的鏡子
擁抱着
綿密地進入對方
一層層的空靈
寧靜
而漫無邊際
我穿透你
就像光
穿透
尖叫的玻璃

陝北姑娘

在南方
七樓住宅的水塔
我們的喜馬拉雅

你說，當你每天都看到月圓的時候
才發現自己的近視
而我此刻的月光下
在你藍色的披肩上
看到了所有心事
從秦漢交織到唐宋

你說，你該是天上繁星裡
小小的一顆
我在你那詩經般的目光中
淘了多時
終於在一個笑靨中
找到那顆灼灼其華的
召南小星

你的臉龐仍保留着秦俑年代
楚辭廣闊的嫵媚
我卻早已在
明清的絕句中瘦了

說起家鄉
你說山腰河畔喜怒哀樂
四季分明
窖洞的春節舒適而安穩
其實
你的眉堤竅谷
尤其冬暖夏涼

你說，喜歡乘着我的詩
漫遊物外
其實

在綏德的故事
雪寒梅暖以前
真正的詩還沒開始萌芽

萬里以外
榆林的那段秦長城
和這段風中的笑聲
都彌補着人事的虛無

正如榆溪河
冰下嗚咽着的春意
和你臨別的淚水
都預示着今年
黃河的潮汛

我們的喜馬拉雅上
我的新月
在你的近視眼中
圓滿
下沉

爭 吵

你不懂生命
我也不理解夢
所以夢比作成人生
你的人生進入我的夢
像炊煙進入風
搖晃不定卻絲毫不差
你活在過去
所以你是一個小時前的
上帝
上帝的尷尬在於
不當暴君就默默無聞

靜夜思

床前已經沒了明月
祇有一地的路燈
照亮着思緒
走向透明
我把它看作
沒有形狀的
天堂

黑暗
是溫柔的
祝福

有人從遠方
踏雪而來
地上的霜
被越踩越深

一種井中的回音
在四壁蔓延
而他讓自己
埋在陰影中
等待
是唯一的門

舉頭
尋找虛空
寂靜的花朵
沿着脊骨
血液的流淌甘美
一件件往事逆流而來
像一面面鏡子
揭開陌生的自我

低頭
秋風
在光的湖泊上掠過
一股涼氣
直透琴桐
我的手
瞭解歲月的溫度
就如琴弦瞭解
靈魂的邊界

秋天——歸隱

中秋一過
天回歸天堂
雲返作幻想

沒有把恐怖翻譯成蕭瑟
卻把秋風讀成襲擊
我的雜念
便開始在
你和另一個我
我和另一個你
之間
失去方向

失去了方向
才發現無可選擇的自我
如陽光
沒有方向
不論方向

耶和華在混沌中
第一個醒來
就祇能當蠻荒的上帝

我在一串串唐詩般的雨中醒來
可以泛歸若耶溪
像一片落葉

中秋一過
所有的風都可穿過
我的身體
正如我穿過所有尋找愛的雨
正如我的血帶着耶和華的愛
會帶着胸間
不屬於我的心跳、恐懼或悲傷
歸隱

消失於雨天的城市
正如彩虹
隱於陽光
帶着世界所有的
色彩
沒有方向
不論方向

我的詩和你的詩

當我的詩愛上了
你的詩
我的聲音甜蜜
充滿了渴望
像秋山紅葉上的霧珠

但我的心早已碎裂
像東方無力的雲霞
像為你沖泡的
苦澀的紅茶

當我的詩
寫在一張多年前的紙上
附着
你那遙遠的地址
當時正下着雨
或者雪
你說月亮照耀的
將是你的故鄉

當我的詩
開始向你的詩求婚
我在每天的教堂鐘聲中醒來
我們的孩子用自己的語言
向陽臺外的上帝禱告

當我的詩
接近一個高潮
我會在霧珠消失前
跑到山腰間
撿起你夢中留下的花瓣

你的詩
托着腮坐在窗前
高尖的鼻上
還留着上帝光芒
甜蜜的吻
詩的腰肢
斜靠在晨光中
上帝進入塵世的
一種形式